

經部

讀春秋畧記卷九

明 朱朝瑛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石氏曰哀二年齊衛圍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之助子圍父也此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楚之取地以與叛人也 一字之筆削而父子之倫君臣之義夷夏之分

咸具焉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趙氏曰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所以謹用諸侯而不輕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天子崩不得終禮此來朝不書日未辨其日之久近杜氏范氏以為赴未至亦不可知然來聘在冬已踰月矣豈猶未至耶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稱師以伐怒而用衆也趙氏曰楚納叛晉伐叛此其順逆尤曉然者矣何尚為楚而伐宋耶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蘇氏曰鄭雖有叛中國之罪而伐其喪則非義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是時鄭有從晉之謀成公以楚子救鄭親集矢於其目不忍背之既卒而嗣君立諸大夫猶疑於官命之未改晉恐其一入于楚則為楚所籠絡未易遽變故

汲汲謀之然一歲之閒三合兵車掄之為已甚矣

己亥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為中國之險要王畿之捍衛漢屬成臯今屬汜水鄭莊所稱制為巖邑者即此也楚所以耽耽於鄭正為此耳鄭既從楚而楚未敢據有之者晉拒其前吳乘其後也使楚得而據之扼天下之吭而制其命

禍不獨在鄭矣晉悼初立即率諸侯非以偪鄭實以防楚也可謂知先務矣不以虎牢繫鄭功在天下也猶之楚丘不繫衛緣陵不繫杞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劉氏曰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

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趙氏曰楚之兵力既分于吳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所以稍紓吳既受楚兵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

五年戚之會不名而自至自是楚之勢日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犄其東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汪氏曰魯君朝晉而盟者四文公有三焉晉始以陽處父盟後乃親盟皆於其國都惟此年去國都而與公盟有以見襄靈之倨而悼公之謙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諸侯而與王臣盟者女栗之盟離盟也離盟不得書同翟泉之盟則諸侯受盟于王都故王人為主而不書同此外無不書同者以王臣受盟於邦國非諸侯受盟于王都也汪氏曰此與柯陵平丘皆先書會而後書日以同盟不再舉諸侯所以著王臣受盟而貶其瀆分之罪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書諸侯之大夫奉君命也與溴梁之私盟者不同大夫奉君命以盟晉無屈已之嫌僑無抗君之失大夫無專國之罪諸侯無失政之疑其為禮甚安而分甚明也然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未嘗再盟此則再盟者陳自宣九年會扈不至迄今三十年不與諸夏之盟會今又以臣會而君不親猶有疑畏之意焉故與之盟以安其心也

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張氏曰荀罃賢大夫也見陳人之服不能輔其君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興師以問罪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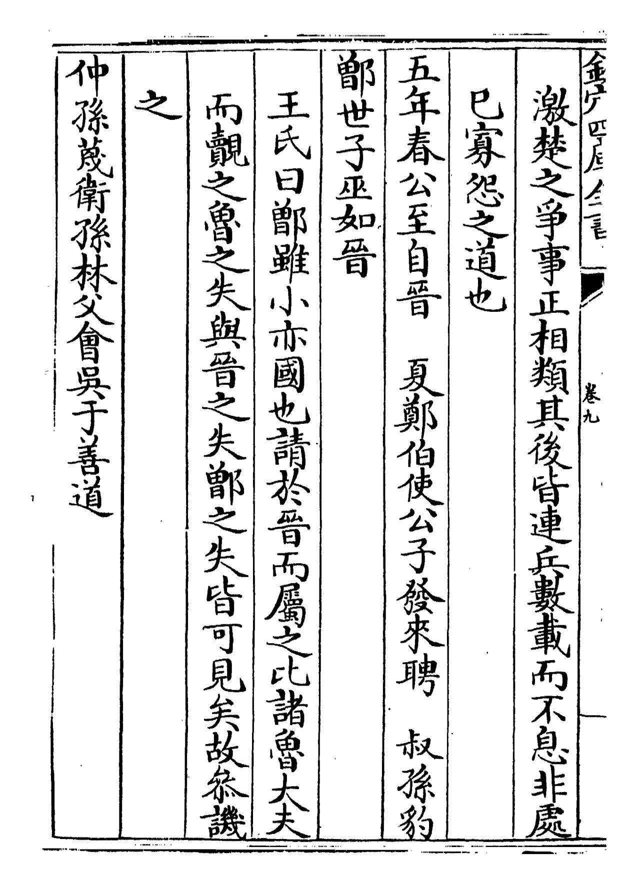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作弋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二十三日而即葬其禮畧也傳云不殯于廟無櫬不虞他可類推已名尊之而實卑之以是而葬妾母亦

未為大失然而未得其道也檀弓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此由人子之至情不以母之貴賤異也今葬之太速得無有誠信之未周貽悔於後日者乎是非求合於禮也歟襄公之幼而已據實書之得失自見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廬陵李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之忿與鄭獲公子燮以



激楚之爭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處

已寡怨之道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

鄫世子巫如晉

王氏曰鄫雖小亦國也請於晉而屬之比諸魯大夫

而覿之魯之失與晉之失鄫之失皆可見矣故𢇁譏

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

凡會吳或書會以會或書會以及猶遞而外之此直
內衛以外吳者若曰以吳視衛則衛猶同室也所以
甚外之也外之甚者以中國之大夫先為吳人屈大
失中外之防故特為此書法以嚴之也然則如何晉
因其使來報焉可也先使魯衛往為會禮則非許氏
曰晉楚爭衡權之輕重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進而書人諸侯進之也十二國之諸侯嘉其慕義遠來翕然與之為會列之於中國矣春秋因而書之以著世變焉耳夫吳之不可與無以異於楚也諸侯於此則進之柤向之會復殊會以外之者以其不與救陳及伐鄭也于柤之會猶隱之於向之會乃明數其不德而退之矣猶與會焉何哉

公至自會　冬戍陳

高氏曰諸侯各還國而遣戍離至而不會故不可得

而序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書救固善之亦惜之也既戍之矣又不足以禦而親救之力亦竭矣士匄憂晉之喪陳與管仲憂齊之不保江黄智謀之士所見畧同也皆無策以安之則力服者之不能周其所成就亦同也然晉之救陳猶愈於齊之坐視而不救齊處强弩之末晉當發硎之初

也

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高氏曰朝廷尚敬華弱以瀆慢見逐宜矣書奔以罪

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鄫事之本末左氏載之詳矣經書曰滅則是滅之耳

公穀以為非滅也立莒公子以為後也胡氏從之而

不取左氏者以昭四年曾復有取鄫之文耳不知昭

四年之取鄫猶之昭元年之取鄆皆取之莒也即如

公穀之説鄫君尚在雖立莒公子為世子經不得書

滅鄫君若亡莒欲立其子於鄫必以兵入莒殺世子

巫而後可豈得謂之非滅乎季氏曰公穀所載是絶

世之詞不得混於滅國之例而無別也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四年傳稱邾人莒人伐鄫今莒獨取之豹如邾以間

莒也晉以鄫故來討宿如晉以謝亡鄫且謀莒也晉方患楚未暇及之故莒之伐魯者再四晉不一問而與於盟會者如故晉之不競亦可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張氏曰子產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然則晉為吞併之首宜其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

郲子來朝　城費

自南遺城費而後南蒯為費宰欲出季氏遂以費叛繼之公山不狃又欲去三桓而以費叛方季氏之城費也以為自固之計不顧其害於公家不知其為已患者如此然則害於公者雖利於私未有能終利焉者也以昭十三年之書圍費定十二年之書墮費比而觀之春秋之意可見矣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

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季氏曰楚以十月圍陳至十二月晉始會諸侯於鄬蓋有畏楚之心而不能急救也陳既失恃晉遂無以宗諸侯自是而中國盟會不復有陳晉亦不復致討豈真有意於懷陳者哉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王氏曰九年子駟與晉爭盟詞不少屈而晉人不以

弑君為討則子駟之不弑君可見趙氏曰如實弑而書卒是庇賊也

陳侯逃歸

汪氏曰春秋於諸侯之去楚者皆不書唯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内外而謹其防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之立未及十年而魯君四朝則他諸侯可知是倍於事天子之禮也晉侯亦嫌其太數故為邢丘之

會以定其數蓋因其來朝而命之左氏以為如晉聽朝聘之數者非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陳之從晉則圍頓鄭之從晉則侵蔡而獲其公子燮與蔡皆楚之與國也凡向背轉移之間必有所示絶於彼而後可取信於此此蓋主盟者之意而黨附者亦出於不得已以為如此則其託足者固無復轉移之地不知啟衅速禍以致其侜張反覆者正在於此

凡為人伐者雖︀御書人邢丘之會鄭伯獻捷而親聽
命則侵蔡之役出於晉志可知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侯命朝聘之數似乎帝制自為於吳楚之僭號相
距不遠春秋黜吳楚而不黜晉者周禮行人之職曰
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則諸侯之相朝聘
固先王之所制矣鄭子太叔曰文襄之伯令諸侯三
歲而聘五歲而朝此雖僭擬天子之數要其令于諸

侯以為名者則猶是相朝聘之周禮也若吳楚之事他不槩見即如孟諸陽橋之役宋鄭蔡許之君隷楚軍乘楚車而為其左右已儼然臣之豈特朝聘而已至於邢丘之會則悼公因其故事而議損之此正其不安于僭之意故終悼公之世凡七年而公止一朝季孫止一聘則他諸侯亦可知矣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亦其謙德說者以是為失政之始過矣大夫制命不可聽命何害春秋所以人之者以列國之大

夫承悼公之謙德莫能告之以周禮使復其舊章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既併鄫而稍强諸侯又莫之討是以肆然敢於伐魯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郝氏曰外災弔則書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

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以莒之弱小屢奸齊盟而不能討豈遂能得志於鄭諸侯之不欲戰則晉之威力不足以鼓動諸侯可知故書同盟而已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柤

傳稱齊髙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是諸侯先自會會而後與吳會也蓋會戚之後吳不救陳則吳之不足恃已可見矣故先自會以定其謀而後與吳會以觀其志也先會不地志在後會也觀于此則知十四年之會向與戚十五年之會鍾離皆可以例推矣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汪氏曰偪陽與柤皆在今沛縣乃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會柤蓋謀偪陽而滅偪陽乃以通吳於中國也齊桓之伯滅譚滅遂晉文之伯執曹伯逐衛侯晉悼之伯滅偪陽皆功不揜過所以為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高氏曰宋受偪陽故也陳氏曰凡專將言帥師茍二國會則先序主兵者而不言帥師言帥師是國自為帥也按鄭為罷國而與楚並書帥師明其師競已甚

也罪之深矣

晉師伐秦

是時宋方被伐晉不救宋而伐秦者秦方南交于楚去年乞楚師以侵晉今必出兵以助楚故伐秦者伐交之兵也然而晉之失計實在於此嘗論之晉悼有深謹之小心而無豁達之大度以虎牢為中國之要地而竭力以爭之不敢越鄭一步而問陳蔡者懼秦之撓其後也此其所執者深謹之小心也去年秦挾

楚以侵晉亦以報麻隧之役耳誠能降心與之釋怨復尋令狐之盟秦景懲於前轍將圖𠏉蠱之釁則資其兵力可與攘楚楚屈而鄭自服陳蔡亦相率而至矣晉悼不能出此此其所短者豁達之大度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之世子以皮幣繼子男常制也今以先後至為序列齊光于四國之上據實書之其失自見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

張氏曰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騑之罪也成公之卒諸大夫皆欲從晉矣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騑請從楚而任其咎發輒無所匡救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殺之所謂上慢下暴盜思伐之也不稱大夫殆以此與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城虎牢不繫之鄭者為天下城之也戍虎牢復繫之

鄭者聚諸侯之師於一國則一國之病也楚救多不書此書楚救者罪諸侯之不能撫鄭也此時鄭之執政主謀從楚者皆死矣以德綏鄭以力禦楚鄭必固與晉矣脅之以威與楚何異宜其既平而復渝也晉亦自知其過不復謀鄭鄭於是守共謀從楚矣從荀罃之議發之戍鄭之前則子展之謀何待涉潁之後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前此未有自今創之謂之作魯若舊有三軍不得以作書矣周禮公侯之地方百里者四五故有大國三軍之説揆以王制孟子之言國雖大不過百里三郊三遂比于天子之鄉遂戸口多寡不同豈必一郊一遂各有一軍乎周禮為後人汨亂多附以僭竊之事不可盡信也魯頌之公徒三萬則追頌周公之辭詳見讀詩畧記成二年鞌之戰四卿並將蓋三軍而正副偕行其無三軍明矣季武子欲主一軍而専之故

請於叔孫穆子而作三軍各毁巳之私乘以補其數
其名則毁私以為公其實則奪公以為私也乾侯之
禍兆於此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卜不從而不郊亦愈乎猶三望者巳然以四卜非
禮故書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巳

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侵宋以怒晉而後與之子展之謀亦迂且危所以為此謀者鄭亦苦晉楚之迭擾而欲其一決也晉不興師以伐楚而日以伐鄭為事口血未乾而背之諸侯道敝而無成亦何貴乎主盟矣書同盟與盟戲同義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之反覆極矣至此而晉忽信之不疑者以其告絶於楚也鄭亦果不復叛者以楚之執行人知其力止于此也夫楚之所以不復逞者虎牢之戍以逸代勞初雖偪鄭終能綏鄭也再書會者録其服鄭之功也再書會而不言鄭以服鄭而不能服楚其功未足尚也比于召陵之再書盟而稱楚屈完者固有閒矣

公至自會

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立

文精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啖氏曰稱行人以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以執以已執也高氏曰楚之力已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之氣耳

冬秦人伐晉

秦楚結為昏姻故秦為楚伐晉也晉倚吳以撓楚使力分於吳不暇爭鄭楚亦倚秦以撓晉使力分於秦

不暇爭陳蔡也家氏曰晉敗不書不與秦之為楚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前者莒第侵魯而已至此乃敢伐而圍者瞰魯之三

分其民公室微弱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入者克之而弗有也文十二年帥師城鄆則鄆固魯

地而見奪於莒也今又三伐莒之虐魯已甚因救台

之師而入其邑專之亦不為過況魯之故土乎遂者

急辭也說者謂誅其擅權主事非也然于此書救台入鄆者季孫宿也於十五年書救成至遇者公也比事觀之而作三軍之利於私病於公者可見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吴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廬陵李氏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著楚之無能爲也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許氏曰晉始息民是以楚侵宋而不報曾取郜而不討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臧武仲始受邑也按城以時不書此則書之者為臧氏受邑而城非為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傳稱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則諸侯之外吳可見故春秋以殊會書數其不德者蓋謂吳之伐楚不於救陳伐鄭之時與晉為聲應乃俟楚共之喪而伐之以是為無德於晉也夫吳之撓楚楚人疲於奔命其于中國亦有犄角之功要其志本自為非為中國晉自不覺耳鄭未服則進之鄭既服則退之退之而復與會則猶未絶之也欲禦楚而增一楚春秋所

深慮矣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宫括不書而書人左氏以為惰也陳氏曰不親事於會也晉侯之志已怠諸國之大夫有不親事於會者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季氏曰自文公以來出師未有若此之衆也然秦關河四塞豈易攻之國哉悼公特假諸侯以示威耳役

雖無功而秦已閉關自守終春秋之世不復與晉爭矣郝氏曰齊桓之合諸侯也滕薛而下不與焉所以恤小而節其力也晉文寖侈而會不數悼公之世無歲不會雖杞小邾不得免焉聖人所為蔑目而憂也

已未衛侯出奔齊公作衛侯衎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甯殖猶知惡之

聖人作春秋反掩其罪而以自奔為文胡氏以為臣而弑君其罪已明春秋發其所未明者以警乎人君

也然則弑君之罪豈有未明而必書之大都其君既没則以討賊之義責其臣子其君尚存則以討賊之義責其身世道雖衰公論猶在奔亡之餘苟能困心横慮憤發其所為未有不可以復振者也甯殖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君入則掩之視其君之出入若惟吾所制而莫之忌也春秋以自奔為文明其咎之在已即以明其權之在已也知權之在已必將奮起而圖之亂臣賊子斯悚然而有所懼矣故君

之見弑不論有罪無罪而皆書弑其君君之見逐不論有罪無罪而皆書出奔無非正名定分之義也君與臣不嫌同詞君臣之辨自明也正與邪不嫌同辭邪正之辨自明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莒自滅鄫以來四伐我矣溴梁之執未為過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不得志於中國以吳為之梗故舍中國而伐之欲先服吳而後及中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杜氏曰謀定鄫也以會於林父之私邑也鄫實慕位晉不能討反為會以盟之悼公之不足為盟主於是益見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汪氏曰聘而遂盟已為非禮況以國君降尊失列而與大夫盟又盟於國都之外乎公嘗如晉及晉侯盟於長樗此伯主之謙以懷望國非諸侯所施於鄰國大夫者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臨川吳氏曰桓八年祭公遂行逆后而紀姜遂歸京師其逆其歸兩從苟簡故並書之今劉夏以士逆后

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故書逆不書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高氏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為戚之會以定衛剽齊之伐我以此之故魯於是時三分其民而公室早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按季孫叔孫帥師者以公不進故二卿繼之也二卿帥師至齊遂解圍而去成郛已為齊毀則帥師城之耳齊之為衛伐魯其事

亦直然不能致詰于晉而惟魯是仇此其惡也魯之備齊城成自不可緩因齊難而城之用師亦不為過然攷其所以致此紛紜者由宿之會戚則咎有所歸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高氏曰邾黨於齊故來伐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强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齊與邾莒交伐魯之不競甚矣此無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高氏曰邾莒伐魯魯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遇疾而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羅氏曰斬焉衰經而會諸侯已非禮矣諸侯咸在而大夫專盟是大夫無諸

侯也執邾莒之君而不歸京師是諸侯無天子也髙厚逃歸齊人益輕諸侯故公會未至而齊已見伐矣晉平之不克繼如此

五月甲子地震

此三家專政之應也地為臣道而主静震則不安於臣矣漢安帝時京師地震楊震以為近臣恃權踰法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為鄭虐故不得已而依楚悼公置許不問而許遂有棄楚即晉之思矣會悼公卒而不果平公遽狥鄭志而伐之徒激楚怒許終不服亦何益哉荀偃主兵而首鄭伯與垂隴新城之會同一書法傳稱此役伐楚敗之未可信誠有之許當報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高氏曰魯之君臣不能内修其政以禦無道之齊而乞憐于晉可恥甚矣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𨒪卒𨒪公穀作瞷　宋人伐陳

李氏曰宣十四年宋師伐陳為晉討貳也此年伐陳

不見致釁之由其事亦與宣十四年同蓋陳自逃歸

以後不與中國之盟會者已十年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近於衛而不與會戚以定剽故孫蒯欲伐之因田

以搆釁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君臣分道而交伐惡已甚矣齊固仇魯又以邾莒黨齊為魯而見執故為邾莒報怨必欲逞志於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王氏曰魯之四鄙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邾伐其南魯之不振甚矣國有政雖小而强國無政雖大必弱魯蒐於紅革車千乘豈曰無兵而陵夷至此者三家分政民不知有君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書國書名猶是中國之附庸也其書來者言其不能予朝也此直書白狄則其書來者不與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伐曹曹愬於晉衛使石買至晉告伐曹之故晉人執之故書行人劉氏曰晉知買伐曹之惡未知孫氏逐君之惡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齊侯）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書同者而書同不以晉侯主兵也齊之伐魯
三年之中五伐四圍陵暴之極世所未有晉竟置之
罔聞雖以叔孫豹之乞憐猶遲遲其未應也至今秋
齊復舉大衆以伐魯然後合諸侯以圍之盖亦激於
公議耳何以知之邾莒素黨於齊以伐魯今亦歸咎
于齊而從晉以伐之則齊之不容于公議可知故書
曰同圍齊明晉之不得專其功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書卒於師穀梁氏以為閔之是也負芻誠弒太子春秋無貶無貶詞將何以明其討賊之義乎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自蕭魚之後不復加兵於鄭者八年今又伐鄭者間諸侯之有事於齊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作阿

蒙圍齊而書盟圍既同圍不以晉侯主兵則盟亦同盟

不以晉侯主盟矣其義不言而可知也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季孫宿如晉邾之先君以伐魯而見執矣嗣君不悛故復執而訊之然既與圍齊又與于盟乃執之以刼其地是自敗其盟也故公之至不致會而致伐書邾田明非魯之舊也書自漷水明其取之多也公至而後取田是魯獨取之非諸侯之罪也取田而後宿如晉是取田為重拜師為輕也詳書之而魯公之徇利可見矣晉書

人非晉侯志也觀魯公之享六卿賄荀偃則知其謀之出於大夫也以大夫而執君取田無王亦無君矣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是時衛侯衎在齊故林父伐之晉亦惡其不服欒魴與之會伐欒魴不書林父為首惡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不

書其故不問何事而皆罪也此至穀而還特書閗齊侯卒所以明喪不可伐將得專制之意與因他故而稟君命者不可以槪論也此為春秋僅見之事故以特筆著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髙厚

靈公廢莊公而立牙為太子使髙厚傅之而厚不諫止莊公既立怒而殺之故書國以殺傳以為崔杼擅殺非也莊公既殺戎子執公子牙則使杼殺厚亦勢

所必至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之討嘉以純門之師可謂正其名矣猶以殺大夫為文者以利其室而分之則所以為名者疑於託辭而不足以服人故不得比於良霄之例也春秋之嚴於利如此

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成

齊未服晉必不能忘魯故城西郛以備之既與晉平又恐齊之閒已與晉合而為難故為柯之會以自固於晉又城武成以防齊魯之怯也甚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前年祝柯之盟莒與魯已釋憾矣今復自盟以結好於是十五年不交兵盖莒已結怨於齊不得不親魯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郳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晉平之盟諸侯前後書同獨於此盟主晉平而不書同者明齊之所以受盟為晉之不伐喪也薛氏曰齊之無道十二國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之聞喪而還師遂盟於澶淵修德來遠洵不誣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稱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夫諸侯之事邾魯所同邾能來而魯弗能報者既執邾子而取邾田

則邾人怒而魯人怠也魯不能自反而必報之亦已甚矣故書伐邾不書來伐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自踐土翟泉以來不與中國會盟者已七八十年一旦强以之晉勢必不能變與履身為介弟而處亂朝不能如魯叔肸之見幾早自引退宜以良謀被殺履以見疑出奔以為無罪則皆無罪也以為自取則亦皆自取也然死者以專殺之義為重故以殺大夫

為文生者以責己之義為重故以自奔為文髙氏曰履之奔楚以自理也陳黄亦然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陳黄之被譖而出奔與蔡履之見疑同然履與燮以兄弟而疑及之固也黄則風馬牛不相及矣譖以同謀絶無所因不過以陳侯寵任畏其偪而譖之也及其被譖陳侯又不能為之辨則其寵任之適以禍之也故蔡燮蔡履第書公子陳黄則書陳侯之弟罪累

上之詞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汪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交兵不遑聘問之事雖

向戌之來聘亦未之報也今始平于齊遂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僖公取濟西田使公子遂往拜之成公取汶陽田則

君親往襄公取邾田則季孫宿往拜矣君又親往拜

之魯之事晉漸進而益恭如此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黄氏曰一受庶其之叛而牟夷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滙為賊淵然魯之受之君皆不在季氏實為之也按春秋之時惟利是視然有勢自足以取之而弗納其降者莒吳之郤鼓人是也有力不足以保之而弗利其屬者季氏之辭鄫是也有義不可以有之而弗庇其叛者齊景之歸鄆讙是也魯之于邾欲取其地則難因其來而保之則易故受之以為得計而不

知義之不可以有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氏所載欒祁以母譖子以滅其族恐非人情殊不可信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黄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逐羣賊閉于陽畢陽畢曰去其枝葉絶其本根可以少閒夫欒氏之誣晉國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而國安矣遂逐欒盈以此觀之則因箕遺諸人以及欒盈非因欒盈以及箕遺

諸人也傳稱懐子好施士多歸之大抵欒盈交不擇人而羣不逞之徒將倚以庇身焉此禍之所由及也厲公之時欒書為政而國人弑君久處嫌疑之際怨家耽耽方伺其間而又私植黨與以藉之口實其及也宜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歴推日食凡一百七十三日而日一交一年止二交交前後不過六度八度而一月交差約三十度豈有

比月頻食之理唐一行大衍歷云此在誤條今以授時大統推之惟九月朔入食限十月朔則否二十四年之比食亦惟合於七月春秋誤文衍文多矣如隐三年之誤書月日桓十二年十一月之重書丙戌乃其較著者又何疑於此漢書惟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比月而食亦班氏之誤記也或曰天文欲為異者無所不可何以此後二千年不復一見其誤可知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于商任

齊始服晉晉恐其盟不固則欒氏之出齊或納之故為此會以堅齊盟因以錮欒氏也及齊果納欒氏則又會沙隨以戒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傳稱欒盈自楚適齊齊侯納之其事在秋晉侯必聞

之矣故為此會以戒齊侯也齊侯終保之晉令不行亦復何益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蘇氏曰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已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既受其叛不得不納其黨春秋書之無遺詞甚惡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家氏曰二慶之誅黄之復楚皆專之春秋書法若陳自殺之自復之者不予楚之專制中國也汪氏曰二慶之閉城以楚之誅已而拒之非叛陳侯也故不以叛書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凡奔大夫書復入于邑或書入於邑以叛者有矣未

有書復入於國者書復入於國非常之辭盖刼衆敵君矢及君屋比之魚石罪更甚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齊之所以服晉者以晉不伐喪有以服其心也然衛侯衎在齊而剽在會齊又心非之矣晉助林父以拒衎齊亦助欒盈以亂晉故伐衛者為衎也伐晉者乘欒盈之難為衎報晉也報報之反晉之禍固所應得尤而效之齊之罪為更甚焉故叔孫豹書救惡齊也

蘇氏曰聶北之救邢先次而後救卒能救也此之救晉先救而後次終不及於事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為臧孫許之庶子奪嫡臧為而立之巳自處於非禮又為季孫廢長立少以致奔亡自取之也

晉人殺欒盈

盈以曲沃之甲承公門雖未弑君而已為冦於國矣故以討賊之詞書之

齊侯襲莒

高氏曰以十八年莒子與於圍齊故也掩其不備曰襲春秋獨此書襲者罪齊以諸侯之尊而為盜賊之事也

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如晉以雍榆之次謝無功於晉也猶懼晉之見疑羯復侵齊以悅之盖自平陰而後魯益輕齊矣

夏楚子伐吳

高氏曰楚至是巳三伐吳盖急吳而緩中國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趙氏曰齊侯襲莒無獲故崔杼復伐之成君之惡而

巳得行其奸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公作

陳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會於夷儀將以伐齊以水不克且聞楚之伐鄭遂去

齊而救鄭無損於齊徒招鄭冦其救亦不足録矣傳稱晉張骼輔躒出入楚師踞轉鼓琴此猶李廣之解鞍縱馬匈奴疑之而弗敢擊也晉楚實未交兵故不書戰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許氏曰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自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而魯之聘王止此矣是時齊人城郟不書齊以叛晉故媚王非所急也

大饑

汪氏曰雖有大水未嘗毀宫室墮城郭則倉廪所積宜無恙也遽至大饑無備可知此其咎不在天道而在人事也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許氏曰齊莊肆暴鄰邦而又躬亂巨室崔杼因民不忍以其君與晉市此足為世鑒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與桓二年稷之會皆受賄以庇賊也于彼書成宋亂於此不書成齊亂者亂之成書其所始而已高氏曰以義會諸侯而以姦終之故不書伐齊亦不書齊受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春

秋不免於書入以陳非首惡薄伐之以示儆焉可也入其城為已甚矣髙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三國伐鄭而陳尤致力今復會夷儀鄭慮楚之復來故先入陳以奪其心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受賂而庇賊何足以主盟書同而已文十五年扈之盟不序諸侯則不必書同此已序諸侯於前嫌于主晉侯也故書同祝柯之不書同義已見前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齊晉既平因而平衎與剽分夷儀以與衎使若兩君然春秋亦因而著之會夷儀者剽也衛侯也入夷儀者衎也衛侯也彼亦一衛侯此亦一衛侯不嫌名實相亂者傷世道之變諸侯莫能正而反狥之淩夷至于此極也

楚屈建師師滅舒鳩

陳氏曰楚書大夫滅國楚强也自是滅國多書大夫

晉書荀吳蔡書公孫姓鄭書游速其不書大夫者惟吳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作囆

陳之不從中國幾年於兹矣晉不問而鄭伐之再至於得成乃已盖以楚之侮我謂我怯耳故摧陳以奪其心也明年楚伐鄭又以諸侯將和楚特徇許之請則不復禦楚以逞其志一張一弛各得其宜此子産之善謀也故春秋於此無貶辭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穀作謁

以千乘之君死於一矢自輕故也非巢人能殺之故不書巢人殺而書門于巢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剽列於諸侯之會者皆孫氏甯氏為之甯氏既正其為君則不得不正甯喜之為弒也既正甯喜之為弒而林父之背衎復以叛書既正林父之為叛而衎之歸

衛復以名書者不正甯喜之爲弒則臣之於君可以輕廢置也不正林父之爲叛則臣之於君可以私向背也不名衛君之復歸則君之于臣可以智術使而國可以權謀得也夫子展子鮮或挽或推衛侯自有歸道何必藉甯喜以弒剽而後入乎陳氏曰鄭伯入櫟嘗與諸侯會盟則位已定故不書復歸衛侯入夷儀位尚未定也故書復歸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

淵

晉黨林父使吳來聘名公為會謀討衛侯魯獨親往會之而他國皆以大夫會者助臣抗君國君之所痛心疾首而魯公則受欺于季氏而不察也趙武書人貶之也宋曹亦因之而貶而鄭良霄特以名見者鄭伯為衛侯如晉知其大夫不為孫氏也大夫書名為常詞以稱人者形之而見其不黨家氏曰取衛田以益林父晉平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自為私計羽

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凡殺世子必書其君者父子之間自有天性非人所能間也其君必先自迷而後小人得以動於惡耳

晉人執衛甯喜

討其弑剽執之可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則是為𡚁父而執之也其可乎執衛侯不書旋釋之也左氏以

為歸衛姬於晉而後釋如此大惡春秋豈得不書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

許靈公

許之受侮於鄭雖遷而不已晉不能以德懷之反助鄭而伐許許於是即安於楚不得已也至是乞師伐鄭以死要之亦可哀已死非其所豈所願哉楚為之伐鄭得逞以歸而後葬為誼不負許也楚之懷許于流離死喪之日抑強以安弱與晉之辱衛於奔亡困

頓之餘庇賊以抗君者其得失之相去何如毋怪乎諸侯之朝楚而中國日衰矣故書以志慨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自僑如逆婦而後齊魯不通好者二十餘年叔老一如齊而復絕者又八年至此景公立而來聘欲善於諸侯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作瑗

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則是南北兩伯矣使楚能去其王號與晉協心輯諸侯以尊王室雖不得比於周召之分陜亦將軼桓文而上之矣晉實無志於此而徒以弭兵為名兵其可終弭乎楚日以盛晉日以衰於申之會天下之大勢在楚而滅陳滅蔡遂紛然不可制矣所謂同盟而弭兵者僅十餘年向戌諸人自以為安天下之大計而不知其啓天下之大變也春秋書之無貶詞者不待貶也杜氏曰齊秦

不交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故不書書於宋則宋與盟可知

衛殺其大夫甯喜

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壬而立昭子昭子立而殺豎牛仲尼曰昭子不賞私勞不可能也以昭子之立未嘗有求於豎牛也今衛獻因甯喜以求入既入而殺之何以服甯喜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不得殺也甯喜弑

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不得殺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為衛侯不能請命天子以大義動諸侯乃迫於君命干甯喜以返國衛侯之無信早已知之今復誰咎故其出也以自奔為文書弟譏衛侯也腹心委之卒以小負見絶情不出於公正固不可以久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盟不繫之諸侯大夫已無

君矣此會諸侯不在而大夫盟仍繫之諸侯者夷夏
不分共為盟主此天下之大變其漸有所自來不得
專歸罪于大夫也會與盟不同月中有事以間之故
再書於宋非義所在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石惡非甯氏之黨也不過以其君之賞罰無章自懼
不免故哭甯喜之死實未嘗與之同謀也惡惟不哀

其父而哀甯喜衛人遂目之為黨惡亦無以自解耳使惡誠黨於甯則孫氏之讐也晉方庇孫氏惡何為而奔晉乎

邾子來朝

魯取邾田又納其叛邾益弱矣不復能報故因重丘之盟以祈修好而來朝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欲如楚而先告晉由是魯於晉楚遂兩事焉不能自

強而從從奔命君子傷之矣

冬齊慶封來奔

是時齊殺崔杼不書杼以家亂自名慶封之難非以賊討也慶封者崔杼之黨也崔氏亡則慶封亦無所恃是慶氏之亡乃其所自為豈盧蒲癸王何能亡之哉故春秋以自奔為文不著其討賊之功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楚既稱王則諸侯朝之必責以事天子之禮如親禭

送葬之事晉之所不為也故春秋寧予晉而不予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至自晉其正月之在晉宜明春秋不書獨在楚則書之外楚也此與公在乾侯之義不同乾侯以失國而書公在若昭二十六年猶書公至自齊則正月之在齊不書況此年季氏之取卞未

至如孫齊之事乎其書公在義必不繫於存君特以謹夷夏之防而已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吴子餘祭過之於巢餘祭之於閽皆以輕忽自取其禍然於巢不書弑此則書弑者巢為外賊閽為内賊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来盟

齊桓之時淮夷病杞諸侯城緣陵而遷之此之城杞亦猶齊桓之功然齊桓之城之天下之公義也晉平之城之一人之私情也覩于士鞅之來聘杞子之來盟自可見矣以一人之私而勤天下之諸侯諸侯實應且憎雖聘之盟之亦復何益杞書子蓋靈王貶之而未及復也卒稱伯則景王復之矣

吳子使札來聘

吳始書爵當時諸侯因其来聘而進之也既進其君

不得不進其使臣故吳之大夫未有見於經者札獨以名見也然諸侯之進吳也偶一進之而已偶一進之則猶有外之之意焉故札以名見而不書公子也札雖賢以吳故畧之矣不能導其君以用夏變夷而徒以讓國為高非春秋之所貴也胡氏罪其讓國以致亂則不然亂之作也何定之有宋繆公受宣公之讓終亦至於亂使季札受之一傳而後能保其無亂乎春秋之義未必出此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以自用自專被逐故書出奔左氏以為公孫蠆公孫竈放之非也誠放之當如晉胥甲父以放書矣或謂以臣放其大夫不可以訓夫不可訓而不書者為賢者諱耳豈為權臣諱乎且放者謂羈置之勿去其所也晉或能令之於衛齊能令之於北燕乎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罷公作頗）

越椒來聘不氏此則氏之史有詳畧非義所存曾無駭可証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父子大變從古未有惟楚莊之於成始有此禍而蔡許之服於楚者最久最固於是浸淫漸習相繼效尤而禮義之邦亦化為豺狼之域矣春秋所以甚惡楚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汪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於宋共十五年而宋共卒婺居三十四年葢將六十矣守經而不知變以逮乎火而死或者以為過然觀過可以知仁春秋録伯姬所以風勵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吳氏曰葢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王子瑕奔晉

書弟者明王之所親愛非他人所能間也然而一朝

殺之絶無所忌者王之昏惑實有以致之也以天王之尊至不能保一弟又將誰咎故書天王以殺春秋未有書王殺者以王者之權得以專殺也佞夫無罪又非王殺而託之于王此王政之大亂也於是特書之明子朝之亂所由生也瑕與括同奔晉必與聞乎括之謀也故以自奔為文法行必先貴者故不書括而書瑕不言出者天王無出則王子亦無出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穀無下宋字　鄭良霄出奔許

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公孫黑之專伐亦罪之大者而良霄不忍兄弟之忿至伐公門而亂其國則不得不以討賊書良霄以討賊書則公孫黑之罪自在所輕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賊未討何以書葬寢苫枕戈者臣子之責今以子弒父又何有於其臣蓋其國之習俗漸染匪𣪘者深矣

誰復為討賊者故書葬者絶望之詞討賊之事既無望於國人則將望之鄰國今晉合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又不及討賊之事而所恤者止於宋災而已使當時諸侯漠然相視理亂不預知吾亦無望焉耳既知救災恤患為此義舉而古今大變置若罔聞此舉豈不可惜乎權衡輕重凡事之宜此其犖犖大者春秋變例特書其故必有深義存焉如稷之會書成宋亂皆春秋一書之大要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衛有楚宫因楚丘而名之也當時魯宋之間亦有楚丘或楚宫所由名也左氏以為朝楚而歸乃作楚宫則衛之楚宫作於齊桓之時者豈亦以朝楚名耶是未可信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般子野皆卒于外其書法皆名而不地以為可疑則皆可疑也郝氏曰子野居喪而毀季孫之所不利

昭公居喪不哀此乃季孫所欲立也

己亥仲孫貜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

襄公

襄氏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滕

子會葬非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載密州之弒與庶其同庶其書國以弒者存疑之

詞密州書人以弒者闕實之辭也盖國人弒之於展

與無與也

讀春秋畧記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畧記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讀春秋畧記卷十

明 朱朝瑛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之立必非子野之命使子野有命穆叔安得而阻之說者以為内有所承故書即位者非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汪氏曰春秋于宋虢之盟不以楚先者亦猶黄池之不先吳也展陵之盟申之會楚主盟會則實録而貶諸侯盂之會宋虢之盟宋晉與楚同主盟會則必推而屬之中國高氏曰宋之盟齊不預焉今齊又從楚中國之弱可知

三月取鄆

不書伐莒者鄆為魯莒所爭其初蓋屬于魯者公羊氏以為内邑是也書取者譏乘亂而因以為利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不能自抑損以從禮乃懼選而去其國鍼不得無罪故以自奔為文然秦伯不能節之于先又不能撫之于後亦非所以處兄弟之道也故書弟以譏之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師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太原

書大夫師師詞無所貶胡氏以為譏之非也險阨之地不利車戰故兵法廣地用車險地用步毀車崇卒

乃一時之權宜豈為過哉闇于大較執不移等大則敗亡小則屈辱亦君子所不取也十三年荀吴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則吴亦未嘗不用車也毁車驅衝各因其險易耳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吴公穀無輿字

此與鄭之忽突曹之羁赤同詞然以鄭繫忽而不繫突以曹繫羁而不繫赤此則兩繫之者展輿為弑君者所立既立而不討賊則不能無望于去疾也故以

莒係去疾而展輿立己踰年既去其爵亦不得不繫以莒以明其為莒君也展輿方為君去疾方為臣而書法絕無低昂則春秋之所予可知矣去疾書自齊入而奔齊不書蓋闕文

叔弓帥師疆鄆田

黃氏曰叔弓亦季氏之黨乘莒之亂春取鄆而秋疆之為季氏植私而已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楚公

子比出奔晉

公子圍為麋之叔父而專楚國之政其屬尊而勢重麋特擁虛器耳當薳罷來聘之時圍之將有大事穆叔已知之至于虢之會既設蒲宮執戈在前不臣之跡彰彰在人耳目未嘗畏惡惡名茍欲弑君何待其疾而後弑待之數年而尸居餘氣反不能稍忍須臾耶天下之人見其所為不軌故推其疑似以為弑君慶封許之而左氏信之其實非弑也經亦書其實耳

胡氏謂諸侯不能討賊反從之而會于申聖人為諸侯諱故畧其篡弑以扶中國則何不諱申之會而諱圍之弑必不然矣且申之會晉齊魯衛諸望國皆不與聖人為陳蔡諸君諱必不若其為魯諱之切也商臣弑父嘗使椒來聘矣聖人不諱魯之交于禽獸也商臣之弑大書于策何獨為陳蔡諸君而諱圍之弑乎胡氏又曰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可從之以會盟而無惡也夫商臣之來聘固會盟之

濫觴也聖人不謹之于濫觴而謹之于滔天亦何及矣且春秋之義將使天下後世共明之也使簒弑之賊明于此義以為威力所加可以掩其惡名則惟恐威力之不逺而曰以是制人欲存天理也可乎義之難通必捨傳而後可然則比何以出奔蓋麇之死圍因廢其子而自立比長次圍既不能制又恐見忌故出奔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

大夫公孫黑

黑將為亂而不果則亦未有明據故子產數之亦不及此所犯三罪亂未及國比之良霄猶有間焉則不得以討賊書之矣不為討賊不免于專殺故書法如此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郭氏曰公如晉弔少姜之喪晉以非伉儷辭在晉未為失禮也書至河乃復于以見公之妄動自取屈辱

也公既反則遣宿將命以終其事亦禮之常公羊穀梁妄生意見非春秋之意按晉之拒公始于十二年此時初立固未有間言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葬襄公滕子來會故使大夫報之亦猶公朝于晉楚晉楚使大夫來聘也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

出奔齊

啖氏曰燕伯書名者罪其終失地非復諸侯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公穀作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申為王室重地宣王所以封元舅作屏翰者楚滅而有之楚之心路人知之矣子重嘗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為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

方申之北方切近王畿肆然有窺王室之志故合諸侯于此漢高光武之取天下皆始事于宛宛即申也楚之智謀蓋已先得之故嘗卜得天下而不吉則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其自怙如此之悍也其志豈在吳哉特以人心之未附故轉而謀吳非其本懐也蜀之會雖皆列卿而齊秦魯衛皆與焉此會則惟其與國及諸小國耳若齊秦魯衛以及曹薛邾杞之屬皆不能致之惟宋以世子

會又後至而先歸雖其素屬之鄭最弱之滕與小邾亦一會而終不與也則人心之向背可知楚靈之欲未至于大肆者殆為此也要其會申之意甚叵測矣不然吳在東南距申千里而遥而所會者又皆東方諸侯何必于申而為會哉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執徐子將以威中國也既與之會而復執之益失諸

侯之心矣宋鄭滕小邾雖會而即去之則中國諸侯仍莫之與矣故楚之書爵已久至此而復人之以見楚勢方張而諸侯外楚之心未至泯沒也伐吴復序諸侯以見從之者皆久附于楚之諸侯也殺齊慶封亦書執不以討賊書者所云懐惡而討雖死不服是也楚靈雖不弑君然篡奪之罪去弑君幾何慶封之言未為過也滅賴曰遂言其滅之之驟著其陵小之暴也

九月取鄟

鄟故屬魯莒滅而有之今叛而復來故不繫之莒王氏曰魯能請于天子復立鄟後斯善矣因而兼之則惡也故書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汪氏曰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無民可知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

已取其半非獨弱公室亦欲乘叔孫之家禍退之使同仲孫弱二家而強已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則書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玃帥師哀二年伐邾又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則三家各將一軍叔弓則佐季孫而別將四分取二其事瞭然矣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非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

汪氏曰公之如晉者七至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

者五此行亦以莒人之怨幾不免于辱蓋習于威儀

而不知禮之本是以往往輕動而取悔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外來者之不正必内之不正有以名之也季氏有叛

君之心故叛人以類至也牟婁即隱四年伐杞而取

之者莒以兵取此不煩兵而自致天若假手于魯以

報之似乎不害于義春秋與防兹同譏者總之取非

其有也若唐之維州宋之綏州皆吾故土義所應復

第須擇人以守之耳納降之事非春秋所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公作濆泉穀作賁泉

莒討牟夷而來魯不自反又敗其師魯大夫之罪莒之來伐不書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亦稱王春秋外之今始見而即稱人者亦猶會申

之不殊淮夷也從事者皆楚之屬則皆夷也不得獨擯越矣晉通吳以制楚楚又通越以制吳不知楚未困而晉已先弱吳未忘而楚已先破亦何益于己哉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魯取莒邑莒人愬于晉公往朝晉則欲止之季孫宿如晉則享之有加籩知宿之自結于晉者深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寺人之禍古今同患春秋不罪柳之譖而以合比自奔為文者臣不容則失身合比不能教太子以積誠悟主徐俟其間而輕議殺之幾事不容以致害成合比亦不得辭其咎也彼譖人者固無足責矣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楚至是已五伐吳而終不得志于吳也

冬叔弓如楚

公不會申懼楚之見討也欲往朝又懲于襄公之取

辱故使叔弓往聘左氏以為弔敗弔敗之禮豈可施于汰侈自怙者乎

齊侯伐北燕

家氏曰晉人納捷菑則書弗克齊侯納燕伯而弗克則不書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賄而退故止書伐若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景初立慶封來聘未幾魯受慶封之奔齊人以為讓故魯久不報至是乃與齊平暨猶與也及者我欲之暨者彼此同欲之也左氏曰齊求之何以齊不來盟而叔孫婼往莅盟乎

三月公如楚

叔弓之聘已足以謝楚矣今又以蘧啟疆之名不敢不自往也夫楚靈數伐吳而不得志兵威可知非特義不可辱即其勢亦不足畏也公朝之無識甚矣

叔孫婼如齊涖盟婼公作舍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白虎通云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賜之謚是諸侯之謚必賜自天子也春秋諸侯不請于王而私自謚至衛襄公薨獨告喪于王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弔且追命襄公則宜賜之謚矣而傳不言經之書葬書謚與他諸侯同則是王未嘗賜謚也

雖賜謚之典久廢既自下請之何難復行竊嘗攷之周禮太史之職曰小喪賜謚不言何喪而小史之職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則太史之小喪亦謂卿大夫也不及諸侯明矣曲禮云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夫諸侯未除喪不入見天子此云既葬而見或謂諸侯入仕于王為卿大夫而葬于王畿者曲禮不明言之後世遂有諸侯必請謚天子必賜謚之説而實非也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期于恊衆取信

而已所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皆以不能無私耳今以舉國之人公謚之臣子何所容其私降至春秋之時猶有以子繼父而謚之最惡如鄭厲公者則春秋以前愈可知已且人之生平參差百出期于取信協衆非知之深者不能諸侯未仕于天子則天子知之不如國人知之深也故景王之命衛襄不言其行則亦不及其謚謚固不必自上出也劉向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二三子不

知妾知之于是誄之而謚之惠夫柳下惠為魯大夫而謚出于其妻夫子因而稱之無異詞知春秋之于私謚無譏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晉獻之殺申生宋平之殺痤陳哀之殺偃師皆由於嬖寵匹嫡然晉獻宋平皆志于殺其子者也故書君以殺陳哀則非志于殺子者也弟恐身歿之後留不

見容預屬諸貴戚則已有相抗之勢矣又親任匪人以名大禍其咎實在陳哀故書陳侯之弟以殺書君之弟以殺與書君以殺者罪固有間然書君以殺者止于殺其子而已書君之弟以殺則非徒殺其子又陷其弟于大逆其辠似更甚焉是故家庭骨肉之間不可以有所偏私有所偏私未有不基怨而召禍者權之在己則以譖殺申生與痤是也委權于人即以專殺偃師是也屬之得其人亦不能保其所愛漢周

昌之于趙王如意是也屬之不得其人遂至于喪家殞身以及其國陳招之于公子留是也高氏曰楚觀從納公子比而楚靈弒春秋書比弒其君陳招立公子留而陳哀縊春秋不書留弒其君何也比之立勢不與靈並存者也是靈之死由於比也招之立留以君有廢疾不可以君國故迎君意而立之也君之死自以嫡庶失所悔恨其所為而死不以留也

叔弓如晉

楚成章華之宮則朝之晉成虒祁之宮則賀之公自
此亦有臺沼之樂矣郎囿所由築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楚欲示威于陳而妄殺無罪非所以威陳也徒足以
失諸侯之心故書人留不宜立而立不成其為君故
書公子
秋蒐于紅
陳氏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時四分公室

矣蒐于紅而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耳故桓莊之狩必書公昭定之蒐不書公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招畏國人公論委罪于過而殺之故書人以殺然招之罪更重于過春秋不與招之殺也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奐公作瑗葬陳哀公

稱師以滅著其用衆也招不以討賊書而書執者楚因亂以為利不足以服招也奐則以討賊書三傳莫詳其說茅堂胡氏以為奐嘗與楚通謀以滅陳不知何據姑闕之葬哀公者嬖臣袁克也陳既滅矣魯必不會然猶書之不與楚之滅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陳之事楚久矣卒為楚滅此亦諸侯之前鑒也不能

自強以備之乃使大夫聘問焉無某甚矣傳稱會楚子者四國大夫經不書雖至而不會也

許遷于夷

遷夷與遷葉皆楚遷之而以自遷為文其義亦復不同遷葉之前嘗書鄭伐則其自遷者自欲之也遷夷之前無書伐許者則其自遷乃自取之也許既委心于楚則不得不聽其令其屢遷也又將誰咎

夏四月陳災公穀作火

高氏曰陳為楚所滅書災而還繫之陳亦如邶鄘為衛所并删詩而仍存邶鄘之風皆所以存天子之建國也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家氏曰桓狩于郎莊築臺于郎皆有備變之意今築以為囿直為游觀之地矣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之逢君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齊公作晉

高氏曰欒施欲伐陳鮑至與君戰不勝而奔其罪大矣魯方通聘于齊而遽受其奔亡之臣非義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意公作隱

陳氏曰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叔弓佐意如序于仲孫貜之上而叔孫婼居守也自是説春秋魯有四卿而權歸三家又云左氏用人亳社之説事不經見恐魯未必至此按莒在襄公之初七年而四伐魯其侮魯者至矣魯欲報之亦不為過然既盟于向

今乘其君弑國亂而背之不可謂義且取邑納叛因以為利毋怪乎莒人之來討也既敗其師又三卿並將以伐之可乎此皆季氏之專横其罪不在公也一季氏也前者莒四伐而報之僅一入鄆而已何其怯也今之侮莒者日進而不已又何其强此固由莒有盛衰亦以前者為國報怨今則為己殖私也叔弓繫叔肸之後不在三桓之列十三年為季氏圍費知為季氏之佐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古制諸侯薨士弔大夫送葬晉文襄之伯令則大夫弔卿共葬事見于鄭子太叔之對晉大夫者如此故魯之會葬于晉往往使卿而齊惠滕成宋平亦因以此禮行之在滕成則昭公所以重其報禮在宋平則季氏所以厚其私姻也齊惠則宣公感其立己親往奔喪卿之會葬又不足言此皆後世之變禮也故書

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成公作戍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公作正月夏四月

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榖或作乾楚公子弃疾

帥師圍蔡

楚子書名滅王之同姓也是時蔡雖未滅而滅之之

勢已成于此般可殺也國不可滅也故與衛侯燬邢

同義若蔡侯書名非貶也諸侯終則書名常變皆然

陳氏曰滅不言圍而言圍所以病晉也前年弃疾奉

孫吳圍陳已而滅陳曷不于彼焉病晉蓋合八國于

厥懟而不能師此為甚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紅之蒐革車千乘徒亦衆矣自根牟至于商衛地亦廣矣然其始猶或忌君之心故不以大書今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已絶無忌君之心矣故自是而後皆書大蒐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公作侵羊

魯與邾之仇隙深矣自盟重丘而後邾子來朝魯會

邾悼公之薨則已釋怨而修好至是復盟以信之盖邾志也春秋内大夫特盟諸侯者五鄟丘之盟齊赤棘之盟晉拔勾繹之盟邾皆書及内為志也此獨書會則非内志邾畏魯之反覆故欲盟也以大夫求盟于諸侯猶可以諸侯求盟于大夫則愈亢矣邾子雖盟而銜恨不已良有以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公作屈銀

厥憖之會以救蔡為名飾盟主之故事實無志于救蔡也自晉楚分伯之後以陳蔡為楚屬久已度外置之故遣使請命而已不復命將出師也不然合八國之衆協心禦之楚雖强亦何足患乎說者謂春秋無貶詞原其心而諒其力也誤矣汪氏曰春秋書厥憖之會于圍蔡之後滅蔡之前不書救蔡則厥憖之大夫不待貶絶而罪惡見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

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作友穀

穀梁以用之為殺也左氏以為祭山公羊以為築防其說不一大抵皆言殺之與邾用鄫子叩其鼻以衈社者不同蔡之即楚以楚為可恃也既誘而殺之圍而滅之又執世子而用之其受禍之酷烈至于如此春秋備書之一以惡楚之暴一以傷中國之不能救一以著蔡之失足非類而自取奇禍為萬世之大戒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師師納北燕伯于陽

家氏曰燕伯入陽衛獻入夷儀皆為亂臣所拒不得遂返其國故皆不名以正君臣之分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事有詞同而義異者此事乃見二年公嘗如晉而復矣書季孫如晉則知宿可以終事而晉之辭公非拒公春秋止譏公之輕動而已此後書如晉而復者三

旹不書大夫如晉則知大夫不足以終事而晉之辭公為拒公春秋痛公之不能自強也此年公子慭如晉不書雖行猶弗行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作然穀作虎

黃氏曰楚虔以熊為若敖之餘而殺之因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熊于得臣為四世孫雖與鬬氏同出于若敖而系隔數世事近百年一旦株連及之楚之淫刑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穀作慭

南蒯謀去季氏以公子慭代其位不克而以費叛慭遂奔齊假公以濟私非出于忠謀也故書出奔慭如晉不書故還自晉亦不書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晉書國號當是闕文以為行詐而外之春秋之行詐者可勝外乎晉文之譎亦將與楚同誅春秋之法亂矣蘇子由曰晉伐鮮虞不救陳蔡力非不足而棄諸

侯故夷之夫春秋不夷滅國者顧獨夷不救者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汪氏曰經書圍内邑者五書圍棘者復本國之邑如攻他國之邑譏不能修徳以服之也書圍費圍鄆及兩圍郈者討本邑之叛如復舊邑譏不能正己以馭其臣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谿穀作溪）

虔未死而比已立勢不兩存比之弑之必矣夫虔亦

簒國之賊也比未嘗一日事之安得目之為君所云去國雖久君臣之分猶在者謂所事之舊君非所語于簒國之賊然而春秋書曰弑君者蓋推見至隱之詞也虔之汰侈人皆知其必亂比若名其為賊以義討之必求鄭敖之後而立之己何利焉唯成其為君俟其亂而圖之則次及之序非己而誰是比之志固欲成其為君也安得不以弑君目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作弑

比已立矣棄疾為之司馬而殺之不以弒君書者棄
疾首事而比不讓棄疾固不以為君也亡無受徵國
人亦莫以為君也惴惴焉相恐以王之將至即比亦
未敢自以為君也然棄疾尤而效之又何以責比之
貪位故亦不以討賊書而並書公子見其無以異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失諸侯蓋已久矣間楚亂而大合諸侯臨之以天子之老可不謂盛焉宜共棄其舊惡協力以謀楚乃矜其兵甲威脅鄰邦不欲盟者強之使盟欲盟者辱之使不盟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書同盟而已然自是而後楚不入寇中國稍安陳蔡得以復其國未必非此盟之力也比事而觀則先聲震楚之功與強衆迫鄰之罪俱見于此矣以再書平丘為有惡焉公不與盟為幸者非春秋之義也黑壤之會盟異地公不見

有盟而不與也故爲公諱之平丘之會盟同地則公見有盟而不與也自不能爲公諱矣沙隨之不見公譏晉也平丘之公不與譏公也書法亦自不同義已詳前莒之訴魯宜也邾已修好而以訴以祲祥之盟魯志不誠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汪氏曰沙隨不見公則執行父平丘公不與盟則執意如晉亦知季氏之専矣知而不能治之由晉之諸

卿庇其同類故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靈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而陳蔡之裔亦雜處其中非我族者志既不附而居中伺隙亦易以生謀且挾憤怨之情乗衆多之勢未有不至于大亂者即棄疾之入亦用陳蔡之師此已事之明驗也晉合諸侯于平丘其勢甚盛倘使諸侯攻其外陳蔡諸國反其内楚事危矣棄疾之封陳蔡固以報其入楚之功亦以除

其腹心之疾故并諸遷國而皆復之蓋自為計非仗義也春秋以自歸為文不與其封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般為弒逆以致滅亡不宜葬也而葬之公羊氏以為不與楚滅是也既葬之則書謚書公其常詞也然復國而後葬危不得葬也書之亦足以儆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汪氏曰公如晉請季孫也黄氏曰將除季孫也按公

子慭欲去季氏以告公而從公如晉則公之欲去季氏信矣然晉以邾莒之訴執意如以辱公亦公所不甘也當以汪說為正

吳滅州來

春秋詳楚伐吳畧吳伐楚以中國之患在楚不在吳也至是而滅國則志之以漸不可制其為患當不在楚下耳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致惟見執也而後致所以著君與大臣同憂患之誼也行父之執不致與公同至公為重也漢蘇武自匈奴歸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亦猶古者告至之禮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書公子以無罪也書國以殺罪累上也殺意恢者公子鐸謀之蒲餘侯行之于郊公無與也然而罪累上

者鄭公居喪弗慼國人弗順叱公子鐸之黨所以肆其奸也鄭公之出入不書不書史畧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眛卒左穀作夷末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凡言舞者必先干而後羽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也籥者文舞萬者武舞籥入而卒萬舞已終也去樂者去籥舞也不云去籥而云去樂者如卒于萬入之初則亦去萬矣以是為合于禮故書曰去樂以別于

萬入去籥之非禮也武宮不宜有事然既有事焉則俎豆簠簋之既陳者自不可輕徹也惟去樂爲得宜他廟亦然至武宮之非禮已見于書立矣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作昭無出字

朝吳爲蔡臣棄疾滅其國而不能死反面事之者以有蔡侯廬在也廬之復國吳與有力焉功成身退以明其志可也猶戀戀于利祿是以見信于棄疾而不能取重于蔡人無極之譖所由來矣春秋先自治故

以自奔為文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一荀吳也前者偽假道而伐鮮虞矣今又伐鮮虞圍鼓而不納其叛不受其降此亦欲張固翁之術耳至二十二年即潛甲襲鼓而滅之視昔之伐鮮虞其用詐為更深然而無貶詞者文宣以後書大夫帥師為常其擻惡自隨事而見也鮮虞無罪伐而又伐即此已為非義又何論其詐與非詐耶前之書國為闕文

于此益信

冬公如晉

臨川吳氏曰盟則不與朝則不納辱已甚矣至是又以釋意如而往謝焉盖畏大國不敢以辱為恥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襄陵許氏曰齊景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畧以齊之強務徳修政復桓公之業可也而區區爭徐之利志亦卑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作曼）

楚虔之誘殺蔡般自以滅王同姓而名非徒以誘殺也則此之誘殺而不名亦非以戎狄故畧之也既書誘殺其罪已著不在名與不名也般之弒父淪于禽獸又何中外之辨乎至若蠻子之不名則賤而畧之非以其罪輕也潞子嬰兒無罪猶名豈有罪而輕者反恕之而不名乎以有道之君視無道之君則一可貴而一可賤貴者以名為貶賤者以不名為貶也

夏公至自晉

僖公十七年冬會淮至明年九月而書至以有諸侯之事也成十年之如晉襄二十八年之如楚與此之如晉皆踰三時而始返則未嘗有諸侯之事其見止于大國可知至于見止之故不過以取鄟既釋意如而復止公則意如之自結于晉以脅制其君者亦可見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大衍授時二歴推是年日食當在秋九月此書夏六月蓋誤文也即以十五年六月日食與二十一年七月日食參互考之于前間二十五月于後間五十月約畧交限逈不相值不待布筭而可知者然則傳載昭子之論當在十五年六月因經之誤遂誤載于此耳以此推之經傳之誤者多矣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穀皆無之字）

（陸渾公作賁渾）

陸渾之戎竊邇王室請命于王而伐之俘而投之塞外可也以祭為名掩其不備而滅之非問罪之師矣春秋書之無貶辭者功過亦可以相準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春秋著咎徵不言事應而事應具焉亦惟占其大槩而已孛為兵象大辰者心為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後

五年王室之亂兆見于此則有之至亂之生于嫡庶非可預決也心為大火明年五月之火災兆見于此則有之至災之作于宋衛陳鄭非可預決也左氏傳及劉氏五行志皆事後附會之言未足為據或者因其天變參以人事庶或遇之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言人事可以消天變也王安石引之以謝彗星之見直以天變為不足畏則悖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陳氏曰前書楚子伐吳而已至是書人以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楚之伐國不書君大夫者十八年而吳入郢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外異不書四國同日而火此異之甚者故書之公羊氏曰為天下記異是也劉氏曰其序宋衛陳鄭尚爵也衛陳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郰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九年許自葉遷夷後又遷荆楚平復諸遷國又自荆遷葉今復自葉而遷也傳載王子勝之言曰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則遷之亦楚志耳以自遷為文義與遷夷同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宋之伐邾雖因向寧之私請然宋公自將而往則是討有罪也繼邾人入郰而書春秋蓋予之矣取蟲是

自利也不書以其討罪而恕之也歸鄟俘是行義也

亦不書以取蟲薄其德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氏曰悼公瘧飲世子之藥而卒世子奔晉公羊氏曰止進藥而藥殺則是以藥殺之故懼討而奔也為故乎為過乎則不可知總之過不加于君父而況死生之際忍于輕試雖過亦故也故謂之弒穀梁不嘗藥之說則非也胡氏以為除惡于微雖罪有輕重同

科而斷則春秋列國無父無君之罪較之不嘗藥者或更甚焉即如陳公子留爲招所立而其君縊春秋不以弒君罪之而況於不嘗藥者乎論道不得不嚴不嚴則流弊無極孟子之論楊墨是也用法不得不恕不恕則比屋可誅孟子之論交際是也春秋固論道之書至于討亂除逆亦千古用法之準也輕重之際可無辨乎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季氏曰此齊景窺晉衰而爭伯為鄟陵會盟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蔡般既君其國或不得以討賊之事責之國人許止未嘗為君則其國之君臣皆得而討之然許悼公亦書葬者總之蔡許之國人習于楚而安焉者久許其尤固者也寢苫枕戈之禮安可望之蠻荆之俗也哉聖人所以太息而書葬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作夢

凡叛而奔者書自宋華亥之自南里宋辰之自蕭是也此未嘗叛而書自者劉氏以為待放其説近是以曹無大夫而書公孫為賢之則不然竊之戰書曹公子首奔書氏書名亦其常詞凡以自奔為文者皆責其自反也誠賢之則當如宋子哀書字以奔矣但比于據邑以要君者差為賢耳故臧孫紇之自防而奔不書自防不與其請命也此其與其待命故書自鄭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穀作輒

尉止書盜賤也齊豹書盜賤之也豹為司寇而與縶狎非有傑黠之材豪悍之力不可制御者也跡其行事乘人不備而擊之不過一盜而已衛侯以一國之君不能明其政刑以治之使得肆虐于君之同氣則亦不君甚矣故書盜以殺兄罪累上也據左氏所述本無不畏彊禦之名如荆聶所為者謂之求名而不得非也胡氏歸罪于宗魯亦迂甚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十有一月辛

夘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作畔

穀梁氏曰叛直叛也言直叛而不作亂左氏稱華氏引吳楚之師以為援安得云不作亂然攷其始末華向之奔初無復入之志君以華多僚之譖逐華貙于是華氏人人自危遂名亡人而據南里以叛其志亦欲舉族出奔宋又嚴于城守華氏懼其弗克故引吳

師以自救救之而終弗克也故乞楚師以逆己總之
志在保家室而已春秋于宋魚石之入書楚伐宋于
晉欒盈之入書齊伐晉此不書吳楚之師者以其無
志于伐國也觀楚師之不戰則知吳師之戰亦自宋
逼之故戰而既敗華亥搏膺而呼曰吾為欒氏矣則
其本志固不欲為欒氏也欒氏志在據邑不惜致死
華氏志期自保不在作亂則盈之惡似甚于亥然而
致死者卒以見誅自保者終不能討則亥之奸又甚

于盈矣春秋凡書叛者皆其終不能討者也汪氏曰欒黶圍宋彭城則書能以五大夫歸也荀吳圍南里不書不能得賊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月每交而退一百四十六分有奇周流一十八舍靡有定次同道不必在二分也日高月下九服所見不同相距千里食差一分相過不必在二至也梓慎職在保章畧于憑相其言分同道至相過者此妄說也

乃云食不為災可乎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穀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作東）

蔡侯以破亡之餘得紹先業不能自奮使丰采足以服人乃送葬之次失位而就卑則其威損于上權移于下可知奸人之搆禍夫亦有以自取之也故以自奔為文傳以平侯廬為隱太子之子今觀費無極之欲立東國謂楚子曰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是不以廬與朱為隱太子之後也史記廬

為景侯固予或得其實穀梁以朱為東即東國尤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汪氏曰晉伐鮮虞豈妨于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廧咎如而公亦如晉未聞辭公也況伐鮮虞在明年六月此時尚未有事蓋托辭以拒公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齊使北郭啟伐莒而敗齊侯遂自將伐之莒子行成

高氏曰齊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逺哉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前書叛矣此書出奔而云自南里者言賊在君側已

歴四時而終不可得也

大蒐于昌間公作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

師葬景王王室亂

春秋所書皆亂蹟也然以亂書者惟兩見而已一曰

成宋亂亂之始也一曰王室亂亂之極也狥利忘義

相習成風其禍始于一國而遂極于天下始焉以諸侯之亂望治于王猶可言也繼焉以王室之亂待救于諸侯不可言也至于子朝之亂諸侯莫之能救而王室遂分更不可言矣春秋于子頹子帶之亂不書于此則特筆書之者亂有所始必有所極方其始也豈意其至此今已至于此也何嗟及矣書之以垂戒焉耳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

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喪未踰年則稱子稱名常詞也此書王猛蓋闕文春秋尊王之書既稱王不得復書其名且生則稱王沒則書子此何義乎或曰以定亂則成其為君而書王以正終則成其為子而書子夫書名書以未嘗成其為君也果可以定亂而成其為君即可以正終而成其為子豈有二道哉大抵子朝分不當立而子猛之才又不足以君天下故子朝書立而子猛書以如鄭

之忽突曹之羈赤兩無所予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婼公作舍）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書行人以其事執也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為辠而執行人實亦為士鞅來聘以魯為卑己故也

晉人圍郊

晉師助王攻子朝而圍郊此義舉也春秋微之而稱

人者是時子朝在京晉不圍京而圍郊不知大義之所在也汪氏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時尚未察于嫡庶是非之辨故助王而不力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不書楚師楚未與吳接也不書戰楚未陳六國之師俱未陳也胡沈之君書滅者其身死而國亦不能復存也不書吳滅之而以自滅為文者陳蔡許以大夫從頓雖以君從猶疾楚而處後胡沈之君則幼狂而爭先也既書敗又書滅書獲者所以甚吳之惡也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知其可誘以是為餌也秦皇漢武之用罪人蓋始于此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易曰渙王居无咎言天子以天下為家分布列國皆王居也故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春秋天王在外書居亦有正位之義書立者猶之書衛人立晉不宜立者也書尹氏者斥其為亂臣之後世濟其惡也時子朝自京入尹劉單伐之而敗于是以王如劉子朝遂入王城尹氏又攻劉而敗之王乃居狄泉而尹氏遂立子朝也其勢亦大決裂矣不復告急于晉以晉不足賴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婼之見執不可以不往請往又恐其不納憂疑之情愧憤之氣悒鬱于中不能自奮以為有疾蓋真疾也凡書至河而復者至是而五矣往而復已不勝其恥他日一往而不復尚忍言哉石齋先生曰春秋哀昭公之不復也屢書至河乃復若曰寧迫于勍敵毋迫于強臣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公有叔孫字

氏與不氏非義所存左穀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未可為據胡氏以為賢之恐未必然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吳之滅巢可復諸樊門矢之讐矣春秋仍書國以外之者前滅州來今又滅巢其志在擴土不在復仇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傳謂昭子如宋聘且為意如逆女此未必然晉士鞅之來聘也昭子為政意如欲惡之于晉故簡其牢禮以怒士鞅昭子之見執亦以此也其不平于季氏久矣其見執也不肯納賄于士鞅肯無故而為意如逆女乎且意如為政已十六七年不應至此方娶肥也稱彌甥宋景曹則斯也為宋女之子定六年帥師圍鄆其年纔十二三而為元帥此皆可疑者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諸公穀作倪大公作世）

王室之亂已三年矣嫡庶是非之辨問之已審矣旣辭子朝乃會諸侯之大夫輸粟具戍于王則赴之如救焚拯溺可也又不即行以待來年此大夫專政欲以此立名于天下非有實意以行之也故納王之功畧而不書

有鸜鵒來巢

今之鸜鵒天下皆有考工記云不踰濟或古者無之

然春秋書此不以來為異而以巢為異也郝氏曰鸜鵒性不能巢以鵲之巢為巢無成有終臣道也今反其常而來巢臣擅君之象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公羊氏謂聚衆以逐季氏固未必然而旱既大甚國人皇皇斯時政在季氏公所得行者唯祭而已不憚勤勞率之禱祀以邀民譽而結其心隂為逐季氏之地則未必不然之事也然隱民之取食于季氏者衆

矣區區祷祀之末務何足以結之而易其向背哉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公作乙陽公作揚

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所謂母蠱者積柔之弊也積柔之弊欲振起之必得其竅卻而行之以巽如孔子之墮三都是也堅正不移以求遂其志難矣如昭公之伐季氏祇自取辱焉耳書孫與書奔辭異而義同孫而書次不見納之辭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廬陵李氏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
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昭子憂國而謀納君近于忠矣然不能以大義激衆
聲意如之罪而討之豈其勢有所不可故出于委曲
調停之術與乃其家臣騣戾顯然助之而不能誅則
亦非純乎忠者也至于祈死之說殊不可信婼果忠
也當留其身以濟難肯遽死耶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之欲納公也身歷華向之難夫亦感魯事而傷心與雖與意如有甥舅之情而納公者正所以全意如也諸侯卒于外則地録其實也宋公之書曲棘猶鄭伯之書鄵以為卒于封内不地者此公羊之曲説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七年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則鄆人固助

公者公不能自取而使齊侯取之亦昧于民情矣季氏曰齊侯取鄆雖以居公實為已有也故鄆潰而鄆田屬齊觀定十年齊人來歸鄆田可知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二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自齊者自齊之陽州也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今在外不告而書至者所以存公也家氏曰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及鄆潰則書公在乾侯皆所

以存魯君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夏公圍成

不書齊師公為主也鄆人為公公不自取成人詐降則自圍之公之不明如此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首齊侯而盟不書同專罪齊侯也齊欲納公不合諸

大國而與莒邾杞盟莒邾則訴公于平丘者也杞亦以晉治杞田與魯有隙齊豈不知而與之會此必惑于梁丘據之謀欲藉口於三國以辭公也鄟陵之盟賄入于梁丘則謀納公而公仍居于鄆扈之會賄入于士鞅則謀納公而公終甍于乾侯世道陵夷至于此極則惟賄之為害也君倡之於前臣效之於後遡其由來則始于齊僖之會稷再見于晉室之盟扈而齊懿之盟郪丘繼之晉平之盟重丘又繼之至于今

而利歸于臣禍伏于君卒之田氏篡齊六卿分晉魯未亡而齊晉已先亡矣齊晉之君厝火積薪而大寐不寤可勝歎哉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稱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春秋不書者惡其緩也且合諸侯而不至晉亦何能為在王自有方略故能入也觀其城成周也范獻子曰雖有後事晉勿與知

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此豈忠于謀王者則其帥師納王亦聊以應命而其間進退之宜勝負之故一皆決于王而晉人勿與知也明矣不入王城而入成周者成周人為子朝戍尹故乘其虛而入之也子猛不書歸京師而書入王城敬王不書都成周而書入成周者皆亂而未定之詞敬王既入成周則成周人之戍尹者皆有内顧之憂而莫有鬬志如楚公子比既立于國中而師之從王于乾谿者一呼而自

潰尹氏慮此故挾朝以奔書以者明非子朝之罪也

故稱王子書名伯毛伯非為尹氏分罪也正以著尹

氏之奸大臣不敢抗也故尹稱氏而名毛稱爵一尹

氏也其先世在西周西周以之亡而遷于東周後嗣

在東周東周以之亂而遷于成周蓋為禍若此之烈

也用人一不慎而大奸乘之根株盤據不可破除竟

以國家為殉一傾不已至于再傾故始終書曰尹氏

以戒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傳稱名伯逐朝逆王或

其黨自相攜貳所以即弃春秋書之與尹氏同者必其人心懐觀望首鼠兩端者故卒見殺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吴弑其君僚

此亦闕疑之文也傳載僚事大非人情殊不可信僚既知光有逆謀防之如此其嚴何如不就其饗既就其饗而防其懐刃獨不防其伏甲乎僚雖愚不應至此左氏之説非實録也史記越絶諸書亦因之而誤

耳是時僚數用兵國人怨之以光宜序立故弒僚而還國于光則有之光之與聞乎弒未可知也季札之賢不一問其罪欲信浮説而遽坐以大逆聖人所不敢出矣存疑焉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公穀作郄）

郤宛不知避嬿帷甲兵而饗令尹令尹殺之是以私殺也而書國以殺者無極譖其救潛之役誤群帥而退師則令尹必以此為罪也楚法以兵事而失機者

無不殺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黄父之會令戍周而不至故再會以令之至納公之謀特以宋衛之固請而及之其本志原不在此也戍周不書緩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季氏不君其君又為他國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據范獻子之言季氏有齊楚之援則齊固助季氏者安肯納公觀其饗而卑公則獻子之言信矣故公歸而如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王氏曰前書如晉至河乃復雖拒于外猶得返于內也此書次則止于是而已進退維谷則羈旅之人矣在齊猶有取鄆圍成之事晉竟拒而弗受矣公以不

見禮于齊而如晉不知晉之更甚于齊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

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自陽州來鄆書至自齊自乾侯來鄆不書至自晉者

齊侯親來唁公晉則未嘗通一使也季氏曰高張之

唁蓋以公將依晉而復歸故托唁以為名而實則誚

之也公自此不可復如齊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

郝氏曰齊不納公而又嫌公之從晉也晉不禮公而又責公之即安於齊也其臣逐之齊晉亦交擠之而公遂無所歸矣世道人心為鬼為蜮一至于此悲夫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齊取鄆以居公鄆實為齊有也鄆人以公在故為公守今齊既卑公公懼取辱而去之已歷四時勢將不

復鄆人何所適從惟有潰散而已此正鄆人念公其志不欲降齊也說者以為民不見德而叛其上非也民誠怨公何不潰于公在之時而潰于既去之後耶此魯近事左氏無傳魯史已亡可知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向也魯而今也晉矣嫌于無君而稱公在亦猶坤上嫌于無陽而稱龍也天子書居不書在在者言君在而已地非其有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禹穀作羽

滅而奔者不名徐子則名之者其義已不可攷陳氏以為既臣而後奔故名之此亦一時權宜之計未足深罪與終身服之者同譏春秋之權衡安在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作櫟

陳氏曰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

書故文公在晉教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丘皆伯令也今公在乾侯意如會適歷非有諸侯之事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故書以罪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季氏曰晉定本欲納公為士鞅所沮則但言唁之而已必使荀躒者荀躒與意如會則同情矣不欲使他人得私于公耳此士鞅之謀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杜氏曰不書邾闕文也郝氏曰左氏謂齊豹求名不得黑肱欲蓋而章夫殺人不義非以求名也以土地叛非為欲蓋也比事屬辭而奔者之惡與受者之惡皆見矣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定元年葬昭公季氏使役如闞將溝焉則闞者先公墓地也公煢煢無所歸將歸死于先公之側情亦慘

矣是以取之而季氏不爭也書公在者明魯有公所以繫討賊之心書取闞者明公無魯所以激討賊之志

夏吳伐越

趙氏曰越楚之與也吳將報楚故先伐越然入郢未返而越亦入吳矣其結怨連禍始此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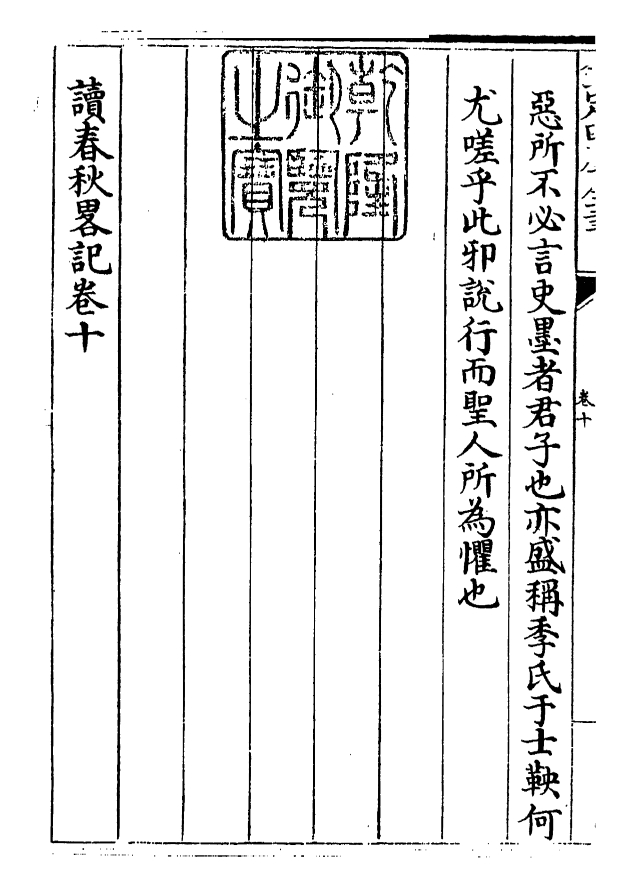
作大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未城則未可為都故稱成周既城而後定元年即稱京師矣胡氏謂等之列國殊非尊王之意謝氏曰書城成周善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為乾侯之旅人何如從王于行在干掫畚鍤之役以身蒞之必能感動王衷激發義憤當時列國猶遵王命以王命興師可以得志惜公不能也至季氏之

惡所不必言史墨者君子也亦盛稱季氏于士鞅何尤嗟乎此邪説行而聖人所為懼也



讀春秋畧記卷十